

王火：几百年后，人们依旧会记得李劫人

2024年7月17日，著名作家王火先生步入102岁。

这位经历过大时代淬炼与锻造的作家，在百余年流水岁月中，将时代潮流与个人际遇共同推动的丰富经历，化为他深刻感怀社会、思考生活的宝贵财富，并用“锐利”的笔，身体力行践行自己的理想和信念。

那些经脚步丈量而得来的有根有据的素材，在他笔下“酿造”成一个个动人的故事。他在见义勇为而致眼疾的境况下重新写就160余万字的《战争和人》，更是获得了第四届茅盾文学奖。

在102岁生日之际，记者前往王火先生家中拜访。约定时间是上午9点，走进屋内，身着白色T恤的王火先生，已端坐在客厅沙发上，似乎等待已久。听到记者的问候，王火先生微微一笑，眼神明亮。

102岁高寿怎么过？王火先生摆手笑言：“简单地过。”

王火先生的女儿王凌女士说，父亲年事已高，为了生日而大费周章实在辛苦，便计划平平淡淡地过。“生日的仪式感对于他来说，抵不过平静的生活来得实在。”



《战争和人》书影

风采

一

它们像从幽暗的时空隧道中射过来的星星点点的光，让人在烟云笼罩的历史逆旅中不断迎来一道道惊喜，泛起一阵阵轻松愉悦。我曾经多次与家人流忘返于成都博物馆，那些从地底下破土而出、从历史中风尘仆仆而来的一张张古代蜀人的笑脸，让人啧啧称奇。他们或面带春风，笑意盈盈；或悠然兴会，怡然自得；或回眸一笑，眉目传情；或巧笑倩兮，言笑晏晏；或笑不露齿，似有似无；或前仰后合，开怀大笑。这些笑亲切、温润、明亮、纯粹，如清风白云般轻松自在，如小桥流水般自由流淌。这些“笑星”中，有贵族，有官员，有武将，有小吏，有乐伎，有舞女，有农夫，有庖厨，甚至有半人半兽、仙佛神怪。

隔着时空的言语、歌笑也像远处迁徙而来的成群候鸟，翩然飞临我们的头顶和上空。

其实，放眼天府之国诸多地区、诸多时代出土文物，这些笑人脸庞都频频可见。这些笑容让文物充满人性和灵性，充满生机与活力，充满打动人心的魅力，让人情不自禁地为“他们”献歌一曲：“你笑起来真好看，像春天的花一样……”。

这种普遍性多样性的笑是来自泥土的、人民的、生活的，仿佛就来自现在，来自身边，来自我们的亲邻。让我既惊讶又自豪的是，成都博物馆中缤纷绽放的千百张笑脸，一大半来自我工作生活所在的成都市龙泉驿区。这些笑脸是有鲜明巴蜀气韵巴蜀风格巴蜀特色的，是“只此一家别无分店”的，不愧是一方水土养一方“笑”。

二

我在长沙马王堆看到的所有木俑，包括“表演艺术家”——舞乐俑均是一脸肃然，绝无笑意，顶多有楚地巫风的神异之风、妖魅之影和啸叫之声在眉眼唇齿之间、飘飘衣袖之间若隐若现。

成都前蜀王建永陵二十四乐伎石雕与河北曲阳五代王处直墓散乐图石雕，成都市龙泉驿区明蜀王陵蜀王出巡陶俑与山东鲁荒王出巡木俑，是两组时代、题材、内容、主题都十分接近的文物，但气质差别十分明显。

二十四乐伎中的女性表演者身形飘逸欲飞，笑容恬静淡雅，她们的表情轻松愉悦，动作从容温婉，风姿婀娜迷人，嘴角的笑意仿佛与乐器乐音一起轻轻流淌出来，像花瓣从枝叶间簌簌飘落下来。散乐图的演奏者皆微闭双眼，身形前倾，仿佛风吹稻麦后倾伏一片，呈现出浑然忘我之态。但其面部紧绷，表情凝重阴郁。古人葬俗为视死如生，表现的应是喜乐祈愿。之所以如此，或许是她们缺乏开颜之乐？

明蜀王陵的出巡陶俑仿佛是准备参加盛大的庙会，每个人脸上充满愉悦，欢笑和快乐甚至在这个队伍中发酵着，你甚至可以看到他们在愉快地交头接耳，听到他们在小声谈笑。特别要指出的是，其中大量成队成列、披坚执锐、仗剑而立的武



王火老师近照

屋外小雨淅沥，屋内温暖明亮。

王火先生告诉记者，自己近年来深居简出，甚少见客。每日的快乐源泉便是看看书、听听音乐，偶尔再提笔写一写。

虽步入高龄，但王火先生一直关注着四川的文学发展，当记者提起首届“李劫人·锦水文学奖”正如火如荼进行时，王火感慨道李劫人之于成都、四川都有着非常特别的意义。“对于一方文化来说，他（李劫人）这样的文化名人是不朽的，几百年后，人们依旧会记得他。《锦水》副刊是很有影响力的，能做这个奖项，向年轻人传播李劫人文化，是很好的。”

被“火”贯穿的创作人生

战火，贯穿了王火先生的成长年月，也成为他创作人生中的“母题”。坐在家中与记者聊天，王火先生的思绪飘至1942年盛夏。彼时，20岁的王火冲破封锁，只身前往西南求学。1943年，他就读的国立九中高一分校发生了一

起学生中毒事件。王火迅速写了一篇措辞强烈的评论《九中就医学生感言》，抨击当地卫生所的官僚主义、医生冷漠等现象，并发表于《江津日报》上。这是王火首次发表文章，从那年开始，王火不断练笔，常有小说、散文、特写在重庆的报刊发表。他说：“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理想在心中升起后，再未熄灭。

抗战胜利后，他率先采访南京大屠杀幸存者李秀英并发出《被侮辱与被损害的 记南京大屠杀时的三位死里逃生者》等重要报道，成为第一批报道南京大屠杀的中国记者之一；他还以抗日战争为背景，撰写了长篇巨著《战争和人》三部曲，被认为是“独特又永恒的文学奇迹”，是“百花园中一株独特的鲜花”。

回首过往，王火感慨在复旦大学的老师萧乾老先生对他影响最深。“他曾作为随军战地记者，亲历过诺曼底登陆等重大国际事件，他是真正的大记者。我从他那里学到很多东西。”“萧乾老先生认为一个记者最起码的职业道德是讲真话，实事求是，坚决不说假话。”王火说：这句话也是我后来当记者，甚至文学创作的一条重要准则。

与阅读和音乐相伴的高寿老人

名字是火，气质如水。许多见过王火先生的人，都感觉他与他的名字有种反差，与王火先生“忘年之交”的作家蒋蓝曾说，“王火名字是火，气质如水。”的确，每与王火先生见面，都有如沐春风之感，对人对事更是虚怀若谷，没有一丝倨傲。记者犹记得，在2022年四川省

天府的笑颜

□雍也



将军俑（成都博物馆藏）



汉代蜀地听琴俑



舞蹈俑（成都博物馆藏）

了永恒的雍容之美，纯净之笑和温明之光，照亮了昏暗的洞窟，照耀了麦积山，彻入了人心。

我认为，以乙弗氏塑像为代表，一路向东的犍陀罗造像艺术正是在麦积山加速了中国化的美丽蜕变。

这些造像也是乱世之下无路可逃的人们为自己开凿的一扇呼吸之窗精神之窗。

这些木俑与四川汉俑等最大的区别是：其所反映的是宗教内容、题材、追求和情怀。

中国古代雕塑艺术的辉煌乃至巅峰之作皆与佛教有关。为什么？因为它们是人们用最伟大的工匠精神——虔诚敬畏之心雕琢的。

四

为什么巴蜀自古多笑颜？这真是一个值得探讨的有趣问题。

古代希腊罗马曾称古代中国为赛里斯。古希腊学者马赛里奴斯如此描述：“四周有高山环绕，连续不绝，成天然屏障。赛里斯人安居其中，地皆平衍，广大富饶……有两大河贯流之。河流平易，势不湍急，弯折甚多。赛里斯人平和度日，不持兵器，永无战争。性情安静沉默，不扰邻国。”

他指出了中国气候宜人物产丰饶、人民热爱和平的特征。

据研究，赛里斯这个称呼源于丝绸，源于中国最早的丝绸之路南路，源于成都。其中所描述的，正是蜀地景象，也就是说，他们是用安乐富庶和平的蜀地来指代中国。

蜀地和美如桃花源，但并非封闭如桃花源。据《史记》所载，张骞凿通西域时，在大夏国即看到由蜀人交易贩卖至此的唯一中国制造，蜀布和邛竹杖。而在时代早得多的三星堆、金沙遗址出土文物中，我们不仅可以看到来自中原的青铜文化、来自良渚的玉石文化的深刻影响，还可以看到黄金权杖、面具等来自西亚南亚等异域文化的身影。中国中外关系史学会副



Literature&Arts

锦水

08 成都日报



2024年7月30日 星期三

风物

大礅礅

□何源胜

二十年前，我在职中（当地人习惯叫农村）当老师，学校附近有一条河，叫虹溪河，河上有桥，桥下有两块礅礅石柱子，石柱子之间有无数的石条砌成石坎，石坎恪尽职守地拦着河水，这叫蓄水成景，也方便群众过河，从此岸到彼岸，大家在礅礅石之间走走停停，来来去去。站在礅礅石柱上，向上是一片开阔、平静的水面，向下则是河水因为落差，飞奔而下，发出不小的声响。虹溪河便在大礅礅这里，有了一静一动两种境界，仿佛张弛有度的人生。

从字面来看，礅礅为柱之石礅，有结实有力的意思。可是那么大的石头是如何搬进河水中的呢。当地人都说，是石头自己跑进去的。传说最初虹溪河非常不听话，动不动就涨大水祸害百姓，一高人路过此地，所带的两头肥猪便奉命奔入河中，化为礅礅，柱立水中，镇住河水，河水从此驯服，老百姓从此过上安宁祥和的生活。传说自不可信，但大礅礅确实成了虹溪河的地标，人们便索性称呼这里为“大礅礅”，村子也改叫“大礅礅村”，也有人叫虹溪河为“大礅礅河”。

但我坚持叫虹溪河。西充缺水，境内无大江大河，匍匐西充大地的虹溪河应该是母亲河了，但我也并不叫母亲河，还是叫虹溪河吧。你想啊，河水像溪流，溪流似彩虹，彩虹绕学校，我在学校和学生一起读书写字，这是多么富有诗意的生活呢。

彩虹似的河水不舍昼夜，奔流到大礅礅处，便集中安静下来。安静下来的水，显得宽阔、富有，具有博大的胸怀。河面则像镜子一样，倒映了岸边的柳树、学校的教学楼、河对面的化凤山，甚至连学生的读书声、山上的钟声都倒映了进去。一到下午放学，再加之有夕阳西下，我便喜欢带上诗集，在水一方轻声朗诵，“河畔的金柳，是夕阳中的新娘”，河水是听得懂的，但河水总是默默无言，明明对我含情脉脉，最终还是白布一样漫过礅礅石，和光阴一起流走了。

不知道什么时候修了桥。人和车都从桥上来往，来来往往中，人们便只记得“大礅礅”这个地名，却淡忘了礅礅石。再后来我调离农村，东奔西走的，一别就是二十年。二十年太漫长，我辗转了十多个地方，“出走半生，历经千帆”，归来却不再是少年。但想来二十年也短啊，那河边听水看柳，低吟浅唱的日子，仿佛真的就在昨天。现在，我又调回来了，新单位的办公楼距离大礅礅不远，开窗还可以看到虹溪河，只是感觉河水清瘦了些，而我却虚胖了不少。但河水依然那么眼熟，河畔的柳树依然那么温柔，河水依然白布一样撞击礅礅石，发出哗哗的声音，依然那么悦耳动听。不过农校已经改成了党校，外表装修过，显得大气庄严。大礅礅附近新建的“城北新区”，已成为西充高质量发展的新引擎。虹溪河旁边还多了一个湿地公园，公园里很多人早晚跳着广场舞，脸上洋溢着“日出江花红胜火”的喜悦。

前不久在新单位值夜班，趁着空中月亮很大，我翻越桥栏杆，爬到了礅礅石上面，站在较为宽阔的石柱子上，和水的距离贴近了，也仿佛和过去教书的日子贴近了。我还是当初那个老师么？河水亲吻我的双脚，我轻闭双眼，清风徐来，流水轻声从胯下流走，自然想到孔夫子的喟叹“逝者如斯夫”；也想到苏东坡的喟叹“哀吾生之须臾，羡长江之无穷”。虹溪河不是长江，一样让我喟叹，但我却写不出古人的佳句。却只是觉得啊，这河水忙忙碌碌，辛辛苦苦，不舍昼夜的，是不是和我一样呢，从没放弃过，懈怠过。而大礅礅呢，作为石头，也应该有生命吧，是不是它的职责在这里，便没有了我这样的辗转之苦？

想起这些，不禁笑出声来。抬起头来，已是月上中天。

本版稿件未经授权严禁转载